

徽学学科理论基本问题再研究^{*1}

徐国利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 学术界在徽学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上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和值得深化之处。徽学的学科性质属于专门史学科中的区域史。徽学研究对象(即研究的时空范围),大体是北宋末年至民国建立前徽州人在徽州本土和在全国其它地区所创造的历史文化。徽学的学科体系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徽学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徽学基本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徽州历史文化的整体研究和理论研究,徽州历史文化的专题研究和个案研究。徽学研究既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又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徽学; 区域史; 文化史

【中图分类号】: K29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730(2016)06-0021-08

DOI: 10.13757/j.cnki.cn34-1045/c.2016.06.005

徽学是研究徽州历史文化的一门新兴学科。一般认为徽学萌芽于20世纪上半叶徽州一些士人和乡贤对徽州乡土文化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徽学开始发展成为中国当代区域史研究中的“显学”,徽学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和丰硕成果,其中,徽学学科理论基本问题的研究也取得了诸多成果。2004年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论徽学》论文集是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该领域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现。徽学学科理论的基本问题,主要包括徽学的学科定义和学科性质、徽学研究对象(即研究的时空范围)、徽学的学科体系建构、徽学研究的价值、徽学研究的方法等。通观这本论文集及此后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徽学学科理论研究虽然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仍然存在许多不同的、对立的认识和看法,甚至是不正确的认识和看法。应当说,这是一种正常现象,因为任何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都是如此,都有一个逐步深化和发展的过程。因此,在梳理和评述原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探讨并不断深化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既是徽学学科理论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也会对徽学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由于徽学研究方法是比较庞大的问题,需要另外专门撰文探讨。本文主要结合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和笔者多年从事徽学研究的实践及其理论思考,就徽学学科理论的四个基本问题作进一步探讨,敬祈同仁批评指正。

一、徽学的定义和学科性质

徽学学科理论最基本的问题是关于徽学的学科定义和学科性质问题,对此至今仍是众说纷纭。一门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对其定义和性质存在不同认识是正常现象,即便是一些历史悠久和发展成熟的学科,如有关哲学、史学的学科定义同样众说纷纭,关于其学科性质也有是科学还是人文之争。实际上,有关一门学科的定义和性质出现新的认识,对推动该学科的发展、特别是

¹ 收稿日期: 2016-06-28

基金项目: 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古籍整理项目“明清至近代徽州家谱中族规和家训的整理研究”;安徽大学徽文化协同创新中心2014开放课题(Y01002222)。

作者简介: 徐国利,男,安徽祁门人,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对拓展该学科的研究视野、丰富其研究方法都大有裨益。徽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诸多学者一直在思考其学科内涵和学科性质，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徽学学科发展的程度和水平。比较科学地回答这个问题，对于徽学研究更深入发展是相当重要的。下面结合学术界已有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探讨。

什么是徽学？^{①②}它属于什么性质的学科？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观点各异，有的学者在不同时期和不同著述中对此的认识和看法也不相同。概括目前观点，主要分以下五大类：

1. 徽学是研究徽州历史文化或徽州文化的。持这类观点的学者最多，但具体表述各不相同。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 6 种：（1）徽学是以徽州历史、文化或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③（2）徽学是关于徽州历史文化及其发展问题研究的学问^[1]。（3）徽州学是以徽州区域社会整体历史作为研究对象的，因此举凡该区域曾经出现过的人以及由人的活动所造成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各种事物均属徽州学研究的范畴^[2]。（4）徽学是研究历史上徽人的政治、经济、学术文化活动及日常生活，以及由此形成的具有典型意义和鲜明特征的徽州区域社会及历史文化的一门新兴学科^[3]。（5）徽州学是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特别是其衰落时期，在徽州这个封闭、落后、贫困的山区出现的一种具有丰富性、辉煌性、独特性、典型性、全国性五大特点的徽州文化产生、繁荣、衰落的规律的学问^[4]。（6）徽学是以大量的徽州典籍文献、文书和文物遗存为依据，以历史上徽州的区域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并通过它认识中国历史文化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其学科归属应该是历史文献学^[5]。将徽学视为徽州历史文化研究的观点是比较合理的，因此最有影响。但是，有些观点和表述不够严谨和规范。概而言之，一是不少学者将徽学研究的范围仅限于徽州本土，这是不够的，下文探讨徽学研究空间范围时将会分析这个问题。二是有学者既称徽学为综合性学科，又将其学科性质归属于历史文献学，这种表述存在逻辑矛盾。因为，徽学不能既是综合学科，又是历史文献学。同时，无论是将徽学归入综合学科，还是历史文献学，均是不科学的。

2. 徽学就是徽州文化。主要有两种表述：（1）徽学即徽州学，或徽州文化，是在原徽州（府）下属六县所出现的既有普遍性又有典型性，并且具有一定学术含量的各种文化现象的整合^[6]。（2）徽学是以徽州为中心积淀和融汇于徽州土地上的中华传统文化之精华，包含了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多学科的内容^[7]。这种将徽学等同于徽州文化，是将徽学学科与其研究对象画等号，犯了混淆学科与其研究对象的错误。

3. 社会经济史主体说。徽学是以徽州社会经济史特别是宋元明清社会经济史为主体，综合研究徽州历史文化和受徽州历史文化影响较深的地区与徽州文化密切相关的历史文化事象的一门专门学科。徽学应当属于历史文献学。^[8]将徽学视为徽州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或理念和学说的总和，是缩小了徽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难以展现博大精深和魅力无穷的徽州历史文化的全景。同时，说徽学是以研究社会经济为主体，又称其属于历史文献学，两种说法之间亦缺乏内在的逻辑关联。

4. 徽州文书中心说。徽学是以徽州文书研究为中心、综合研究社会实态、探寻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发展规律的新学科。这种观点特别强调徽州文书的大量发现对徽学成立的决定性意义，说自徽州文书发现以来，一个以研究徽州历史文化为对象的新学科“徽学”在学术界逐渐形成，并日益为国内外学者所瞩目^[9]。将徽州文书的出现视为徽学成立的根据，看到了徽州文书的出现对徽学形成的巨大推动作用，但是，将研究文献资料视为学科成立的充分必要条件是错误的。

5. 徽学理念说。徽学是指以徽州社会、经济、文化、思想、艺术、科技、工艺等为研究对象，具有徽州特色的一种理念和学说的总和^[10]。将徽学视为以徽州社会生活和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一种理念和学说，这种观点亦是不规范和站不住脚的。因

² ①在 20 世纪 80 年代，徽学兴起时期，有少数学者称徽学为徽州学，如赵华富、叶显恩、方利山等，参见朱万曙主编的《论徽学》所收录的这些学者的论文。另有黄山学院的姚邦主编的《徽州学概论》，于 2000 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后来，原来称徽州学的学者多改称为徽学，只有方利山等个别学者仍用徽州学的表述。

³ ②参见《徽州学丛刊·发刊词》，《徽州学丛刊》创刊号（1985 年）；翟屯建《我看徽州文化和徽州学》，《黄山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 年第 4 期。

为，研究社会生活和历史文化所形成的各门社会科学，虽然要总结其实证性研究成果，进而将其上升到理论或学说的层面，但我们并不能说，各门社会科学是一种理论和学说的总和。

在综合吸收上述各类观点中合理和科学认识的基础上，笔者以为可以给徽学作如下定义：徽学是一门以徽州历史文化、特别是两宋之际至民国建立前的徽州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区域史研究。徽学的学科性质，当属于原历史学一级学科中的二级学科“专门史”的范畴，即属于专门史学科下第三层级的学科。2011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批准了新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历史学被分为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学三个一级学科，那么，徽学则属于历史学门类中中国史一级学科中二级学科——专门史学科下第三层级的学科。

为了使大家更好地理解徽学，有必要解释什么是区域史。要了解区域史，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区域。笔者通过对国内外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曾给区域和区域史作过如下定义：区域是指社会历史发展中，由具有均质性（同质性）的社会诸要素有机组成的，具有自身社会历史发展特征和自成系统的历史地理单位。其中，“均质性（同质性）”是指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要素具有基本相同的性质和特征，这些社会要素能构成一个有机、具有鲜明特征的社会系统。因此，所谓区域史，就是研究社会历史发展中由均质性（同质性）社会要素有机构成的、具有自身社会历史特征和系统性区域历史的史学。可见，区域史是一门旨在揭示社会发展中区域历史发展系统性、独特性的历史学的分支学科^[11]。

作为专门史学科中区域史的徽学虽然隶属历史学，不过，由于徽学研究的主体对象是近千年的徽州历史文化，包括历史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语言学、艺术学、教育学、建筑学、医药学、民俗学、科技学和人类学等诸多学科和领域，徽学研究需要运用和借鉴这些学科的方法，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所以，徽学具有鲜明的学科交叉性和综合性特征，这正是一些学者称徽学为综合或交叉学科的原因所在。但是，称徽学为综合或交叉学科是不科学的，因为，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与其他学科有交叉，在研究上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是现代学科发展的普遍现象和重要特征，然而这并不能改变该学科的性质，交叉性和综合性属于学科的某种特征而非学科的本质属性。特别是历史学，由于其研究的时间范围长远和空间范围广泛，其综合性和交叉性比其它学科都要明显，然而，我们却不能将历史学定位为综合学科。况且，在国内外的学位和学科体系目录中，也没有综合学科或交叉学科这一名称。

二、徽学研究的对象：研究的历史时空范围

（一）徽学研究的历史时限

徽学虽然是以徽州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还是应当有相对的历史时限范围或时段，即徽学研究的时间上限和下限。上文已说，徽学主要是以北宋末期或两宋之际至民国建立前的徽州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的，质言之，徽学研究的时间上限大体是北宋末期或两宋之际，下限是中华民国建立前，历时约800年。之所以要划定这样的研究时限，主要原因如下：

古今徽州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发展过重要大的变迁和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④“徽州”行政区域正式出现于北宋末的宣和三年

⁴ ④徽学专家卞利将徽州社会历史变迁划分为6个阶段：一是前山越历史阶段，是指包括新旧石器时代在内的秦汉以前的发展阶段。二是黟、歙时期的山越阶段，主要为秦汉时期。三是新安（都）历史阶段，亦称新安文化阶段，主要是三国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四是歙州历史阶段，从隋文帝开皇十一年（591）至北宋宣和三年（1121）改歙州为徽州为止，主要为隋唐五代至北宋时期，这一时期徽州经济文化得到较快发展。四是徽州历史阶段，以北宋宣和三年设徽州起，至民国元年（1912）将徽州府撤销为止，前后经历了宋元明清4代，历时近800年之久。这一时期是徽州文化发展的全盛时期，也是徽州社会发展的最完善时期。五是民国时期，这是传统徽州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同时，徽州社会与文化也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六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至今，徽州社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参见卞利：《明清徽州社会研究》，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0页。）

(1121), 这年北宋改歙州为徽州。六年后, 即北宋靖康二年, 南宋建炎元年(1127)时, 南宋建立。进入南宋以后, 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重心的全面南移, 特别是由于徽州临近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和位处中国经济文化不断发达的长江中下游地区, 这使其发展开始具有优越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地理优势, 徽州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得到了长足发展, 至明清时期达到鼎盛, 其区域特征不断得以凸显, 徽州在各个领域均创造了高度的文化, 并取得重大成就, 徽州开始名扬海内, 被称为“东南邹鲁”。上文已说, 作为区域史研究对象的区域社会, 其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应当具有同质性、系统性和独特性。从隋唐到北宋末期, 徽州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虽然已经发展起来, 但徽州历史文化的均(同)质性、系统性和独特性还不够显著, 而且, 其行政建制是歙州; 再者, 徽州在全国的地位和声名与明清时期比, 还有很大差距。质言之, 与同时期中国其它区域的历史文化相比, 徽州的区域特征还不够鲜明和突出。

徽州历史文化的基本内容包括徽州经济和徽商、徽州宗族和宗法、徽州法律、新安学术、徽州教育、徽州文学和艺术、徽州科技、徽州习俗、新安医学和徽州社会生活等, 从北宋末期到明清时期, 徽州在这些领域均取得了突出和重要的成就。学术界一般认为, 徽商、徽州宗族和新安理学是构成南宋以来、特别是明清徽州历史文化的三个要素, 它们决定了徽州历史文化的独特区域性和历史成就。其中, 徽商是徽州历史文化形成的经济基础或“酵母”^⑤, 徽州宗族是徽州历史文化形成的社会基础, 新安理学是徽州历史文化形成的文化精神支柱。由这些历史文化要素构成的徽州历史文化体现出它与同时期中国其它区域文化的不同特质, 在中国传统社会或封建社会后期具有典型性, 对认识中国后期传统社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北宋中前期, 徽州商业虽然得到发展, 朱熹的外祖父祝氏就善于经商, 拥有半个徽州府城, 朱熹称“其邸肆生业, 几有郡城之半, 因号‘半州祝家’”^[12]。但是, 徽州商人还没有左右徽州社会经济发展。其次, 朱熹理学没有出现, 即使是朱熹理学所承继的二程理学仍在发展中, 既没有成为徽州社会的指导思想, 也没有贯彻到徽州人的生活中去。作为社会化的宗族也没有主宰徽州社会。到南宋中期以后, 随着朱熹理学体系的建立, 特别是朱熹三次返回故里徽州, 它的理学思想开始在徽州得到广泛的传播, 形成了既有地域性、又具全国影响的新安理学, 并且对徽州民间社会产生重要影响。最后, 随着北宋以来宗族发展的平民化和社会化, 徽州宗族社会的独特性和强盛性在南宋开始形成。也就是说, 形成徽州历史文化区域性特征三大要素中的两大要素新安理学、徽州宗族均已出现, 徽州历史文化发展初步具备了“徽州”的区域特征。所以, 笔者认为可以将两宋之际作为徽学研究的时间上限。

徽学研究的时间下限在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前。民国建立后, 废除道府之制, 徽州府亦被撤销。徽商虽然在清代后期开始衰落, 但有一个衰落的过程。清代后期盐业制度改革, 虽然使徽州盐商衰败了, 不过徽州的木商、茶商、典当商和其它行商并没有同步衰落。在有些领域, 如茶商、木商, 特别是茶商甚至因近代茶叶对外贸易的兴盛而出现了振兴的景象, 以至于有研究者认为徽商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3]。而在商人经商方面, 晚清还出现了胡光墉(字雪岩)这样号称“中国首富”的巨商; 他甚至获得了商业史上堪与古代“商圣”陶朱公范蠡相媲美的声誉, 被誉为“亚商圣”。朱子学和新安理学在清代遭到徽州反理学家戴震的猛烈批判, 但朱子的思想不仅依然是官方的意识形态, 而且依然是徽州民间社会和日常生活中的指导思想。到民国时期, 徽州宗族仍是徽州社会的基层组织, 在徽州社会生活和民众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直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徽州的历史文化才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当然, 说徽学研究的时限为北宋之际至民国建立前, 并不是说徽学研究只能局限于这一时期, 恰恰相反, 徽学研究向上应当溯源到史前文明时期, 向下延伸到近代直至当代。因为, 中国历史的发展有着继承性和连续性, 北宋末期以来徽州历史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与此前徽州历史文化一脉相承的; 同时, 中华民国建立后, 大量的徽州历史文化传统仍在徽州以不同形式在传承和发展。即使是1949年以后发生巨变的徽州, 许多文化传统依然以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流传或传承下来。因此, 要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徽州历史文化, 向上溯源, 便不能不研究北宋末期以前徽州的历史文化, 只有这样才能明徽州此后历史文化发展的渊源; 向下延伸, 则要研究民国建立后直至当代的徽州历史文化, 以寻找它与历史上徽州的联系。再者, 中国史学有“以史为

⁵ ① 张海鹏等称徽商是徽州文化形成的“酵母”, 详见氏著《徽商——酿造徽州文化的“酵母”》, 张海鹏:《求实集 张海鹏史学论文选》,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年版, 第143-148页。

鉴”的优良传统，通过历史研究为当代社会发展提供资鉴。由于徽州历史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发展中具有典型性，通过对它的研究，能够让人们更好地认识中国当代史及为当代社会发展提供大量的历史资鉴和丰厚的文化资源。

（二）徽学研究的地域范围

徽学研究除了有特定的时间范围，亦有特定的空间范围。徽学研究的空间范围，即地域范围，一般是指两宋之际到民国建立前这一时期徽州府所辖六县（歙县、黟县、休宁县、祁门县、绩溪县、婺源县），即徽州“一府六县”徽州人的历史文化活动及其成果。然而，徽学研究又不能仅限于这个地域范围，还应包括这一时期徽州人在全国其它地区甚至海外的历史文化活动及其成果。也就是说，徽学研究的地域对象——徽州，不应当仅限于行政地理的徽州，即小徽州，而是应当扩大到人文地理的徽州，即大徽州。质言之，必须要从“文化徽州”的大徽州视野来研究徽州的历史文化。

历史文化的发展是存在普遍联系的，任何一个区域的历史文化都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徽州历史文化是特定时期和地域所形成的中国历史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两宋之际特别是明清时期，徽州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活动等领域的活动远不限于徽州，而是遍及全国各地。徽商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远及海外；徽州仕宦入朝参政，为官四方，在中央和全国各地的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徽州文人士子活跃于各个文化学术领域，为南宋以来的中国学术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徽州艺术家和艺人活跃各种艺术园地，形成了诸多新安特色的艺术流派。流寓外地的徽州人既给徽州本土带来了其他区域的文化，又把徽州本土文化传播到其他地域，使之参与到中国大历史文化的发展和交流中去。正是在这种文化的双向交流和传播过程中，徽州人才创造了南宋以来、特别是明清徽州历史文化的辉煌成就，才使徽学有了成为一门学科的深厚历史根源和坚固文化依据。所以，徽学研究不能仅限于徽州本土的历史文化，即“小徽州”的历史文化；还应包括由本籍、寄籍、侨居外地的徽州人创造出来的、辐射于外和影响于全国的历史文化，即“大徽州”的历史文化。徽州文化与中国文化是小文化与大文化的关系，子文化与母文化的关系，因此，徽学研究应当是由“小徽州”和“大徽州”的历史文化构成的有机统一体。

徽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区域史研究的显学，还在于通过对徽州历史文化的研究，可以为人们认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历史文化发展的一般状况，考察中国其发展规律提供一个典范。胡适曾在写给绩溪县志馆胡近仁的一封信中说：“县志应注重邑人迁徙经商的分布与历史。县志不可但见‘小绩溪’，而不看见那更重要的‘大绩溪’。若无那‘大绩溪’，小绩溪早已饿死，早已不成个局面。”^[14]胡适对大绩溪和小绩溪关系的论述对如何正确认识徽学研究的空间范围具有重要启示。徽学研究同样存在“小徽州”和“大徽州”的问题。我们不能只看到徽州人在徽州本土所创造的历史，还要研究徽州本土以外的徽州士人和商人等徽州人所创造的历史。这一点已经为诸多学者意识到。如徽学专家唐力行说，徽学虽以徽州区域整体史作为研究对象，但不能局限于徽州本土，“徽学覆盖的地区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徽州本土是它的核心层次，中间层次涵盖长江、运河和市镇农村，其中中心区乃是无徽不成镇的江南，外围层次则遍及全国远至海外了。如果说核心层次是小徽州的话，那么中间和外围层次可称之为大徽州。……徽学若无大徽州，徽学也难成局面。”^[15]

由此可见，如果仅限于行政地理的小徽州来研究徽学，而不是从人文地理的大徽州来研究徽学，那么，这种研究不仅难以真实和全面地反映徽州和徽州人创造的历史文化，而且，也会束缚徽学研究自身的手脚，妨碍这门学科的健康发展。

三、徽学学科体系的建构及其研究内容

任何一门实证学科都有研究的文献资料、研究的基本内容和研究的理论方法，这些要素是构成一门学科的体系的骨架。徽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虽然仍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之中，不过经历了百余年、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建设和发展，徽学的学科体系已经基本构成，它大体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徽学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徽学研究资料主要包括徽州典籍文献、徽州文书、徽州方志、徽州家谱、徽州文化遗存及田野和口述调查资料等。史学研究离不开史料，加强对徽学研究各类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是徽学研究的首要工作

和重要任务。30 多年来,这方面的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截至目前,已经出版了张海鹏、王廷元主编的《明清徽商资料选编》《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2 辑)、王钰欣、周绍泉主编的《徽州千年契约文书》(40 卷)、刘伯山主编的《徽州文书》(50 册)、黄山学院编的《中国徽州文书(民国编)》(10 卷)、《新安医籍丛刊》(20 多卷)、张岱年主编的《戴震全书》(7 册)和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的《朱子全书》(27 册)等诸多文献史料。黄山书社连续编辑出版了大型徽州文献资料丛书《徽学研究资料辑刊》。此外,由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委员会、安徽古籍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纂的《安徽古籍丛书》也收录了许多徽州文献。在徽州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方面,有关徽州文书、典籍文献和文化遗存的类别、体裁、体例、内容、特点、产生和留存的原因、文献和文化价值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其中,徽州文书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较多。如严桂夫主编的《徽州历史档案总目提要》、王钰欣等编纂的《徽州文书类目》和胡益民主编的《徽州文献综录》等。

二是徽学基本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学科理论和方法研究是既是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又会为学科的深入发展和学科体系的构建提供理论支撑和指导。徽学的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徽学的定义(内涵与外延);徽学的性质和特点;徽学研究对象、内容和范围;徽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徽学的分支学科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徽学的学术史;徽学各研究领域的理论等。徽学的研究方法,既包括徽学方法论的研究,也包括徽学各研究领域的具体方法的理论总结和探讨。徽学研究虽然是属于区域史,但是因其学科特征具有交叉性和综合性,因此,徽学研究的方法既包括历史学的一般方法,如文献收集和整理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历史比较法、阶级分析法和计量方法等,又要借鉴和运用其它诸多学科的方法,如社会学、哲学、文学艺术、人类学、经济学、法学、统计学、心理学、教育学、人文地理学和考古学等诸多学科的方法。

三是徽州历史文化的整体研究和理论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北宋末年至民国建立前徽州通史的研究与编撰。徽州通史的编纂在内容上,应当包括这一时期徽州一府六县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要注意考察和研究徽州社会历史各构成部分之间内在关系及其发展规律,要描述徽州社会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整体性的面貌。不过,在时间上,可以向上伸展到北宋末年以前,向下延伸到民国建立以后。其次,徽州文化的理论研究和整体研究。文化是历史的内核和精神,文化贯穿于历史发展的整个进程中,没有文化的历史是没有灵魂的历史。相对于徽州通史的研究,徽州文化的研究是比较形而上和思辨性的。徽州文化的研究包括徽州文化的内涵、基本特征、构成要素、发展动力、发展历程、基本内容、价值与局限等。在徽州历史文化的研究中,要重点研究影响南宋以来影响徽州历史文化发展进程的徽商、徽州宗族和新安理学这三个要素及其相互关系,进而探讨这三大要素与徽州历史文化其它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对徽州整体历史文化发展的作用。

四是徽州历史文化的专题研究和个案研究。专题研究与个案研究是通史研究和整体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徽州历史发展悠久,文化内容丰富,因此,要对徽州历史文化进行整体和贯通的研究,进行大量的专题和个案研究就十分重要。徽州历史文化的研究主要包括:徽州宗族与宗法制、徽州土地制度和佃仆制、徽商、徽州教育、新安理学、徽州朴学、徽州文学、徽州戏曲、新安画派、徽州文书、徽州文献、徽州刻书业、徽派篆刻、徽派四雕、徽派建筑和古村落,徽墨歙砚、新安医学、徽州科技、徽州民俗、徽州方言、徽菜、徽州历史人物等。目前,徽学研究在一些专题和个案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特别是徽州宗族、徽商、徽州土地制度、徽州教育、新安理学、徽州文书文献和徽州历史人物研究等领域。随着徽学专题研究和个案研究的全面和深入开展,徽学学科体系的建设将会愈益完善。

四、徽学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 徽学研究的学术价值

徽学能够在 20 世纪下半叶引起海内外众多学者极大兴趣,并成为区域史研究中的“显学”,根本原因在于徽学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徽学研究的重大学术价值首先表现它的研究对象,即北宋末期至明清时期的徽州历史文化既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又具有相当的典型性,还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中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形成了许多特色鲜明的区域历史文化。南宋以来、特别是明清徽州历史文化的特色便十分鲜明。

首先，它在徽州遗留下的浩如烟海的文献、文书和文化遗存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和反映。文献、文书和文化遗存是文化的基本载体。可以说，这一时期，中国鲜有其它地域能够像徽州这样遗留下如此丰富、极有价值的文献、文书和文化遗存。同时，南宋以来的徽州还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艺术、科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的特征。如明清以后徽州商品经济发达，徽商执商界之牛耳；徽州宗族在社会繁荣和稳定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徽州也成为有名的宗族社会。徽州教育发达，人文昌盛，有“东南邹鲁”之称。这里出现了朱熹和戴震这种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影响南宋以来近千年的中国文化思想发展。徽州的文学艺术和科技流派众多，以其独特的风采和魅力在中国文学艺术和科技领域各领风骚。可以说，在宋元明清时期，像徽州历史文化这般繁荣和极具魅力，并对中国历史文化各个领域产生广泛和深远影响的地区并不多见。

徽州历史文化的鲜明独特性，从另一角度来看便是其极具典型性，即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两宋之际至明清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性质和特征，尤其是成为明清中国历史文化的“标本”。通过对它的研究，可以更全面和深入地认识宋代以来、特别是明清中国历史文化及其近代转型。宋代以来，中国逐步演变成一个平民化的宗族社会，这在徽州社会表现得十分明显，徽州遗留下大量的族谱和祠堂就是充分和有利的证明。要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宗法和宗族史，就必须研究徽州宗族和宗法史。宋代以来的统治阶级和社会意识形态是先秦儒学加以改造的各派新儒学，特别是后期的程朱理学。而徽州是“程朱阙里”，徽州学者信奉朱子学，徽州社会执守“朱子家礼”，宗族活动和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都以朱子家礼为准则。要认识宋代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程朱理学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和作用，就必须研究朱子学与新安理学。宋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出现转型，小土地所有者成为社会经济的主体，商品经济活跃，特别是明清时期大量商帮出现，类似近代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比较显著，这在徽州及徽商活动的地区有着充分体现。徽州的土地买卖频繁，租佃制盛行，遗存至今的徽州大量土地买卖文书是最好的历史证明。徽商以儒商形象活跃于在明清商界，提倡“儒贾同道”和“士商异术而同志”等新儒贾观和商业观，最终执明清商界之牛耳，极大地促进了明清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因此，要认识明清社会土地制度、商品经济及商人史，就离不开对徽州土地制度和徽商的研究。在学术文化思想上，自朱子学在南宋中期形成后，徽州士人便尊奉其学并由此形成了新安理学；在清代又出现了以戴震为首的徽派朴学，成为清代乾嘉朴学的主力军。宋代以来理学与朴学在徽州的辩证发展正好反映了这一时期从理学向朴学转换的历史轨迹。在文学艺术和科技方面，徽州形成了新安画派、徽班与雉戏、徽派雕刻、徽菜、徽派建筑、新安医学和徽州科技等，它们亦全面和生动地体现了明清中国文学艺术和科技发展的风貌。

总之，两宋之际、特别是明清徽州历史文化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体现了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很多重要特征。故有学者说，明清徽州文化对研究和认识明清中国文化具有“标本”意义^[16]。

（二）徽学研究的现实意义

徽州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徽学够成为当今学术界的“显学”，不仅在于它的重大学术价值，还在于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一门学科能否生存和发展，一个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它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服务于社会或有益于社会。

首先，通过对徽州历史文化的研究，可以为今天的社会发展提供许多有益的借鉴。如徽商甘于吃苦的“徽骆驼”精神，重义轻利和讲求诚信等经营理念，对中国当今如何发展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传统徽州重视教育，“十里之村，不废诵读”，书院林立，这对今天正确认识经济发展与教育发展的辩证关系亦有启示。明清徽州宗族管理固然有其落后性，但是，徽州宗族重视集体利益、公益事业和社会福利事业，这在今天是值得批判性继承的精神财富。徽州社会是一个法制社会，许多宗族公约和族规对族人的言行是很好的规范，如禁止赌博游惰和倡导知书达礼等，这对今天的法制文明建设有借鉴意义。徽州人在生产和生活中重视订立契约或合同，徽州文书中有大量的契约和合同，反映了徽州人力求通过法制的手段来规范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建立良性运行的社会机制和秩序，这与今天依靠法制来建立和谐社会本质上是一致的。徽州村落和民居建设重视人居与自然的和谐与统一，那些散落于徽州山水间的古村落和民居，宛如是一幅幅山水画和一首首田园诗，如黟县的西递、宏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被人们誉为中国“最美乡村”。徽州古代建筑的这些理念对于当代的城市规范和住宅建设无疑也是重要的知识遗产。

其次，徽学研究还能直接服务于黄山地方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长期以来，安徽省和黄山市提出了“打好黄山牌、做好徽文章”的口号，在开发徽州文化旅游资源上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明显的成效。但是，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很大空间。名闻天下的黄山和齐云山等，有着大量的古徽州文化遗存。要发展旅游经济，如果能让游客“山上看风景，山下品文化”，就可以吸引更多的海内外游人，从而大大增加旅游经济收入。徽州文化遗存既丰富又多样，地方各级政府和部门如何科学保护、开发和利用徽州的文化资源，是当地发展旅游经济、搞好地方城市建设和文化发展必须思考的重大问题。这就需要加大对徽州各种文化遗存的研究力度，充分发掘和认识它们内在的文化内涵和旅游价值。只有这样，才能既有利于对它们的保护，又能开发利用以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从而实现文化和经济的双赢。

总之，要使徽学研究为当地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服务，就必须将徽研究与地方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紧密联系起来，特别是不断提高徽州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广度和深度。只有这样，徽学研究才能得到社会更广泛的认同，才能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徽学研究才会有更美好的明天。

参考文献：

- [1] 刘伯山. 徽州文化的基本概念及其研究价值[J]. 徽州社会科学, 1999(3).
- [2] 姚邦藻. 关于徽州学的几个问题[J]. 黄山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2(4).
- [3] 张子侠. 徽学学科体系刍议[M]// 朱万曙. 论徽学.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4: 88-89.
- [4] 赵华富. 论徽州学的研究对象和意义[G]// 张脉贤. 徽学研究论文集(一). 黄山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1994: 21.
- [5] 朱万曙. 徽学的内涵及其他[J]. 黄山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2(2).
- [6] 张海鹏“. 徽学”漫议[N]. 光明日报, 2000-03-24.
- [7] 陈学文. 徽学研究刍议[J]. 黄山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0(4).
- [8] 卞利. 谈“徽学”[J]. 黄山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2(2).
- [9] 周绍泉. 徽州文书与徽学[J]. 历史研究, 2000(1).
- [10] 张立文. 徽学的界定及其研究方法[N]. 光明日报, 2000-09-12.
- [11] 徐国利. 关于区域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区域史的定义及其区域的界定和选择[J]. 学术月刊, 2007(3).
- [12] 朱熹. 祝外大父祝公遗事[0]//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卷九十八. 明嘉靖本.
- [13] 重田德. 清代徽州商人之一面[G]// 古籍整理办公室. 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 合肥: 黄山书社, 1988: 417-456.
- [14] 胡适. 致胡近仁(1933年11月15日)[M]// 胡适. 胡适全集: 第24卷.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150.
- [15] 唐力行. 徽州学研究的对象、价值、内容与方法[J]. 史林, 1999(3).

[16] 朱万曙. 徽州文化：明清文化的标本[N]. 光明日报，2001-06-01.